

豆蔻年华

报告师父

4

芸





豆

蔻

年

华



报告师父④

台湾 唐芸 著



(桂)新登字 02 号

豆蔻年华系列

报告师父④

台湾 唐芸 著

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柳州福利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6

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 册

ISBN 7—5363—2929—6/I·757

每册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春

春回嵩山，万物复生而景气一新。

少林寺也逐渐恢复往日生气。

景

变得凋零冷清的，反而只有伙房一班。

胖子心宽返乡探亲后，小虎自己先到僧兵团报到去了，小豹成天念着小虎，也老往外跑；留在伙房干活的，只剩了然、八风、清净和无悔四个人。

但这会儿点来数去，就剩“大猫”三只在中庭边上扫着地，一副七零八落的景象。

“还少一个人咧，清净呢？”铁头师父以不甚满意的口气问道。

四僧见师父走来，连忙提振起精神认真地工作。

铁头才想再问，却见清净自一旁神色闪烁地走来。

“去哪里了？”铁头劈头就问他。

报告师父

④

“我……我拿信……去了。”清净结结巴巴地回答，果真从怀里取出一封信交给铁头。

“那这个呢？”铁头捻起他嘴边的一颗饭粒，似笑非笑地责备着：“偷吃——也得记得吃了要擦嘴！”

清净吓了一跳，只得坦诚自己溜进伙房偷吃了几口冷饭。

“饶你这一回，下次再敢妄言，绝对掌嘴不饶！”铁头教训完徒弟，这才打开手中的信来看。“是心宽他爹写来的。”

其他三人也好奇地凑过来，铁头师父眼花，便让八风把信中内容念来听听。

八风接过信，边看着边说：“心宽他爹首先表示很高兴心宽能选上僧兵，原来他根本也没病，只是为了激励心宽才假称病危。”

铁头和众僧一愣，想到他们是如何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心宽给挤进僧兵团去的！颇有被耍之感。

④ 八风又道：“他很赞成心宽和红玉的婚事，但照心宽的命盘看来，今明两年并不适合婚嫁，希望能将婚事延至两年后——”

此话正中铁头心意，心里不禁暗笑。

八风继续又说：“这信中写着心宽约十天后可抵达少林。算算这时间，差不多了哩！”

果真信到人到了！

瞧，那不是穿着僧兵服的胖心宽，背着小小的包袱，哭丧着一张脸朝他们走来了！

“师父——师兄们——我回来了——”心宽见了他们，却显得很伤心似的。

他们还以为是因为婚期延后了。

没想到心宽却是垮着张胖脸，装着很感慨地表示：“我爹本来已病危，但我一回去，他知道我选上了僧兵，心里一高兴，身子马上好了许多，还叮咛我一还俗后就马上把红玉娶回家去呢！”

众人一听，纷纷出手打他的光头。

“打你妄言，满口胡说八道！”铁头师父骂他。

八风也扬着手里的信说：“你爹来信说他根本没病，而且还希望你过两年再成亲，嗯——？”

“师父，对不起啦！”心宽只有赶紧认错。“我只是希望能赶快和红玉成亲。至于我爹说的那个什么命盘，我已经跟他说通了，只要我能娶到红玉，是命好啊，好得连命盘都用不着了！师父，您在众师兄弟面前

答应的，只要我选上僧兵，就让我 and 红玉成亲，您为人师表者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吧！”

被他这么一软硬“要胁”下，铁头一时也只有表示认可，颓然地掉头准备离去。

八风兴奋地叫住他，有了新的发现。“师父，底下的话才更精彩呢！”

铁头好奇，又兴起一丝希望，要八风快说；八风耍皮，幸灾乐祸，推荐心宽自己来读才更合适些。

取信一看，心宽脸色都变了，嘴里犹豫着。

“快念呀！”铁头大声催他。

心宽硬着头皮念了：“据我儿大宝说，他在少林寺

选僧兵的擂台会上，一人独战群雄，过关斩将——”

报
告
师

早他愈念愈没气了，铁头喝他再念下去、念大声点。

“一人——连过数十关，技惊少林！”心宽整个脸父都胀红了。

④

“哗！好厉害喔！”铁头和众僧不怀好意地纷纷鼓起掌来。

“还有咧？”八风知道后头还有最绝的一句。

心宽瞟了下师父，狠狠地吸了口气，在别无他法之

下也只有念完：“掌门方丈夸我家大宝是少林奇葩，就连铁头师父也说实在没有东西可以再教大宝了！”读完低头不敢吭声。

众僧鼓掌叫好。

“我是真没东西教你了，我也不要再教你了——”铁头原本还沉着气，现在实在是憋不住。“你快给我滚，滚去僧兵团报到！”说完他头也不回地就走了。

心宽面子上挂不住，还一副委屈模样地向他师兄们诉苦道：“其实我会这么说，是为了让我爹高兴，也算是孝顺的一种啊！”

了然拍拍他的肩，像是要安慰他，说：“听说僧兵团的僧兵都不用打扫庭院哦！”

一听这话，心宽一扫愁云，马上又高兴了起来，还很得意地表示：“也不必天天挑水、劈柴、升火、做饭的了！”

“好……好舒服喔……”清净一副很羡慕的表情。

这下子心宽恨不得能马上投入僧兵团的怀抱了！

※

※

※

总算如愿完成报到，进了僧兵团；心宽骄傲得简直以为自己就是师兄弟们口中眼里的偶像。

不用做伙房杂务了，朝课之后，是在练功场操练，由副总教头负责日常督导。

僧兵们练得是整齐一致，小虎打得更是虎虎生风。

看到心宽，副总教头不禁摇头。“你不是不屈不挠、愈挫愈勇的吗？怎么这副花拳绣腿？给我练——一直练——！”

“是！”心宽手软脚软，心里着实苦哈哈的。究竟是谁说比伙房轻松的？！哎——

※

※

※

报
告
师
父

到了下课时间，僧兵们三三两两在场边休息。

心宽全身酸痛得不禁咿咿啊啊地叫着，身旁的小虎④则是落落寡欢、心事重重的模样。

“可怜的孩子，一定是练功累得讲不出话了！”心宽还想同情他。

小虎却回答：“不是的，我一点都不累。”他小小

豆蔻年华系列

脑子里和心里想的，是他那背信忘义的逍遥叔叔。

心宽很惊讶于小虎的好体力，终于忍不住表示说：

“我好累喔，从早操到晚，一点打混摸鱼的机会也没有，啊——我好想回伙房，比起来那里可轻松多了——”

“我也想回伙房去。”没想到小虎接着他的话也表示。“我好想念师父、小豹，还有其他师兄们——”

两人有志一同，心宽得趁此安排一下了……

※

※

※

嚎啕哭声震惊了伙房——是心宽和小虎一搭一唱地用力在哭着。

“师父，我好想你们喔！我早也想、晚也想、茶不思、饭不想，天天想着你们！”心宽一边说着。

小虎哭得更用劲了。

铁头师父虽怀疑着心宽，但也不忍心地安慰小虎：

“别哭了，师父知道了，别哭！”

师兄们也在旁好言相劝。

□□

报告师父

④

□□

小虎抽抽噎噎地，猛摇着头说：“还不行哪！心宽师兄交代我一定要大声地哭，用力地哭，哭到你们也流眼泪为止，可是我看你们没一个想流泪啊——！”说完竟还再哭。

心宽恨不得挖个地洞钻下去。

铁头狠狠瞪了他一眼，眼看一掌又要打下——

“师父——”心宽求饶地大叫。“人家真的不想离开伙房嘛！”

小虎也帮忙求情说：“我也是真的好想念大家，好想留在伙房，天天和你们在一起！”

“我也是，我想你们！”小豹教人爱怜地吐露心

声。

报
告

一种难舍的愁绪顿时笼罩下来。

铁头心里也着实舍不得，但嘴上还是故意唱反调地念着：“唉！我本以为可以藉此抛掉一些讨人厌的包袱父的……”边说眼神还边瞟向心宽。

④

心宽不敢开口，小虎上前再央求：“师父，就让我跟心宽师兄回到伙房来，好不好？”

铁头心软，但仍迟疑道：“但既已隶属僧兵团了，怎么能再回伙房呢？”

“可以，可以——”心宽连忙插嘴：“我已经跟僧兵团副总教头谈过了，刚好这回僧兵团招募人员已过多，连床位都不够睡，所以他表示只要兼总教头的师父您不反对，他倒很乐意我和小虎回伙房。”

“我看人家只有巴不得你快滚蛋吧？！”铁头反激心宽一句。但嘴上硬，心里软，也就这么让他们重回伙房阵容了。

两人连声道谢；尤其是心宽，如获重生一般——接下来，就只剩他和红玉的婚事了。

“师父，还有一件事——”心宽提得有点胆怯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就——就是那件喜事嘛！”

“操什么心，师父是少林高僧，讲话算话的！”没想到铁头师父回答得竟很干脆。

高僧一言九鼎！心宽心头的重石这才落了地，安稳下来。

※ ※ ※

“好吧，我已经没法子阻止你和心宽的婚事了。”

客房里，铁头沉着脸，颇严肃地对红玉说：“爹就祝福你！心宽虽小毛病不少，但心地善良，爹相信以后他一定会善待你的；只不过爹再三慎重地叮咛你，嫁了心宽以后绝不可后悔！”铁头话中有话地恳切告诫。

但红玉此刻心中只知道恨死风逍遥了，哪听得出什么，所以回覆她爹的是：“我也慎重地告诉你，我绝不后悔！”

“不管任何状况发生？”铁头再问她。

“嘿！”悍婆子不以为然。“你这话里好像暗示，红玉和心宽结婚后就一定会有状况发生？！”

铁头愣了一下，有口难言，也只有转个话锋劝着红玉：“嫁过门后，一定要守妇德，从一而终。”

红玉面无表情地允诺。

悍婆子说：“我已经捎信去给心宽他爹了，就等心宽还俗后，第三天就让他们成亲！”

④ “这么快呀？”铁头若有所思，心里不禁有些惶恐。

※

※

※

江边浪人营中，黎远正与工藤密商，追日、眠月随侍在工藤身后。

黎远开口先问：“工藤，你的手下练那少林武功，进展如何？”

“纯熟得很！”工藤全然地自信满满。“到时，绝对可以打得少林僧兵目瞪口呆，死了都还搞不清怎么会死在少林武功下！”

“好！”

两人开怀奸笑着。

帐外，逍遥弯着身子在偷听。

工藤说出计划：“我要手下在黄土镇一带故意大张旗鼓，引少林僧兵团来攻；而要进攻黄土镇必定要经过青山道，我就将大军埋伏在环绕青山道的燕渡岭上，只要僧兵一进青山道，要杀他们就易如雍中捉龟了！”

“哈哈，好！好！就将少林这批秃贼杀个干净！”

黎远笑着的同时，瞥见帐上映着一个人影，似躲在外头偷听，不由分说掷出短剑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一名醉酒倭兵正巧走过逍遥身旁，晕醉颠走，逍遥将他身子一拉——

短剑中的，鲜血喷洒帐布之上。

黎远等人来到帐外查看。

工藤一脚将死者踢翻过来，这才看清死者面目——小倭兵一个。

“混蛋！”工藤咒骂了一句。

“这——不会是奸细吧？”黎远担心地问，还四下看看，有没有其他人在场。

逍遥身手快，早已闪开。

※ ※ ※

日出日落，伙房里的工作永无休止。

品品
报
告
师
④
品品

心宽如愿回到伙房，心头喜孜孜地念道：“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挑挑水、砍砍柴、做做饭、练练功、吃饭、摸摸鱼、挨挨骂……好快，三年期限就要到了！”说着还转身愉快地对其他人说：“各位亲爱的师傅兄弟，明天我就三年期满，要还俗回家了！”

“心宽，保重了！”

“有空记得回来看看老弟兄们！”

祝福之声此起彼落中，铁头师父绷着张严肃的脸走

进伙房。

“大夥儿注意听了——”铁头高声吩咐：“倭寇危害江浙，竟上岸来四处烧杀掳掠，今朝廷下令少林僧兵团即刻出兵协助俞将军平巢倭贼，咱们伙房也得一同出发。快！赶紧把做饭的家伙收拾上车！”

毕竟曾有过两次经验了，伙房僧们倒也不显慌张地开始动手准备。

心宽显得为难，走到铁头面前说：“师父，我明天就要还俗返家，所以不跟你们去了——”

“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该走你就走吧！”铁头答得倒很干脆。

“那——我的婚礼，师父来不来参加？”心宽问得很含蓄，只差没直说——要嫁的可是你女儿哩！

没想到铁头竟还是回答他：“如果倭寇打到你家那里，我就顺便去参加好了！”

心宽哭丧着脸，凄惨地问道：“那这婚礼还办得成吗？”

“照办哪！”铁头丝毫不以为意地安慰他：“新郎、新娘都在，还有你爹及红玉她娘主婚，这就成了呀！心宽，以后——可得好好对待咱们红玉！”最后他

免不了语重心长地叮嘱心宽，就又忙着准备出征的事了。

※ ※ ※

独坐了好久，心宽反覆思虑是该还俗返乡，还是再随师兄弟们去打倭寇？心中的矛盾与期盼，终究还是比不上这三年来深厚情谊，最后他有了决定——

“红玉——”心宽决定当面向红玉表白。

红玉竟也同时表示有事想找心宽。

心宽先说：“红玉，我决定跟师父还有伙房班师兄弟们一起去打倭寇，所以——暂时不能跟你结婚了——”

“好心宽，你做得对！”红玉喜见心宽终究是个有情有义之人，这个婚约或许真是有点逃避现实的意味，

④但由此可见，可能也不算选错。“我会等你的。”

心宽听红玉这么一说，安心了，颇为高兴，之后才想起红玉不也有事找他。

“哦，我也正要告诉你想把婚期延后。”红玉小声